

荒廢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废集/陈丹青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9. 1

ISBN 978-7-5633-7917-0

I. 荒… II. 陈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978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 bbtpress. 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(三河市燕郊镇圣屯)

开本:965mm×1 270mm 1/32

印张:12 字数:160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~40 000 定价:39. 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荒廢集





北京贝特

ISBN 978-7-5633-7917-0



9 787563 379170 >

定价: 39.00 元



荒廢集

陈丹青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

这枚法国十八世纪老画框不过嵌一块白画布，摆摆样子，我至今还没画出一幅足够厚重的画能够配得起这枚老画框。

1818

自序

这两年藏身画室，静下来，自以为推脱不少稿约与琐事，近日搜查旧稿，竟得四十余篇，又可以出本集子了。体例仍类似《退步集》及其“续编”，并没新花招：有所期待的读者，怕会失望的。

话题多少是在变化：譬如给《南方周末》的“自由谈”杂稿，忽儿谈论死亡、救灾，忽儿评议歌赛及台湾；三篇关于鲁迅的讲演，是给周令飞先生一再叫去，写着写着，发现旧的谈资仍待扯出新的意见，新的意见，又该持续展开的；此外以编年排列的碎稿，较用力的是回顾“星星”群体和谈论奥运会开幕式，一则往事，一则眼前，既要说出自己的意思，又不至被删得没法子读，难免动些脑筋，书尾回顾七十年代的长文倒是才完稿，简直写到死去活来，终于顾不得章法，给汹涌的记忆卷走了。

早先在《退步集》遗弃的两篇游戏文章——关于坐飞机，关于非典——现在看看还喜欢，因为轻松，因为没意思。凡是刊物的专访，也多浅薄：我的书写全是这类命题作文，回国至今，也才明白开口说话最好是表不及里，深下去，媒体不便，我也没足够的学问和胆量的。

我与媒体的关系差不多便是写作的姻缘，照单全收，一概推却，都不是办法，但媒体自有一套办法将某人的言说予以扭曲而简化，

更有若干记者有心无意来耍弄：有的只为填版面，生掰硬扯、取义断章，有的存心撩拨，那撩拨的资料也无非种种断章和取义。我偶尔回嘴了，年初致《新京报》的公开信即是一例，但我也难辞其咎，因在众人面前晃得久了，总不免有口水吐过来。好在多数记者是善意的，也好在临了自己编成书，白纸黑字排列好，有谁乐意继续教训我，目标可以比较地清晰而准确。
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：写稿出书，回国八年，别人看着很勤奋，自己思忖，总有荒废之感，虽然不忙这些，我也未见得做成什么更有价值的事——这回的书名题曰“荒废”，其实言重了，比起“退步”的意思，更显做作。父亲建议取名“缄言集”，意思狠准确：这些年，亲人和旧友，特别是对我侧目反感的人，或劝告、或指骂，归结为一句话：闭嘴吧！可是这“缄言”二字嫌太雅，又近生僻字，给出版社几位年轻编辑辨一辨，居然读作“箴言集”，“缄默”的“缄”，认得出而念得对，已属稀罕了，出版后，费尽口舌怕也说不清。怎么办呢，“荒废”二字先已写成书法，试印封面，效果蛮好看，别的书名既是想不出，下厂印制的时日逼近了，一横心：既有荒废之念，索性就此交差吧。

今后我仍将荒废光阴，抑或听劝而闭嘴么？父亲好几次对我说：爸爸妈妈这辈子，就为说了几句话！这是真的，而我近年何止几句话。可是每有书出，俩老右派却是认认真真反复读，并且大笑，或者流泪了。此生哪想到父亲母亲会是我的读者呢？年幼时纸片上画了几笔画，赶紧走去爹妈面前讨几句夸，现在情形稍许变了变：我知道他们心里欢喜，但总会一脸忧戚对我说：不管怎样，还是少说几句吧。

2008年12月12日写在德累斯顿旅次

目 录

自 序	/5
访谈杂录	/11

自由谈

午餐时间	/37
好一场举世未有的青歌赛	/39
比尔与汤米	/47
人权与死权	/49
汶川地震感言	/52
地狱和宗庙	/54
日常的台湾	/58
台湾的文艺家	/62
日常，以及日常之上	/67

再谈鲁迅

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	/71
民国的文人	/86
文学与拯救	/109

编年杂稿

我永远被起飞吸引	/121
非典在北京	/128
知青与农民	/132
历史的叫喊	/134
身份与活人	/137
绘画与讯息	/145
艺术与国籍	/152
失败与言论	/156
谈约翰·伯格	/158
异端的命运	/159
希腊是人类的永久教师	/169
无言的劝告	/176
喜看提香来上海	/185
漫谈普拉多美术馆珍藏展来华	/191
仍然在野	/201
现状不是美术史	/214
请媒体人善待公器	/218

“中国世纪”来了吗?	/226
谈朱正《鲁迅传》	/237
被糟蹋的词语	/238
价格眩晕	/245
绅士的没落	/254
写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	/260
《退步集》台湾版序	/264
谈《安迪·沃霍尔的哲学》	/269
不在其“伪”，而在其“劣”	/270
历史与观看	/274
从毛泽东到董其昌	/289
百年苦难的补偿	/299
“一个原则，各自表达”	/323
中国符号与中国文化	/335
中央美院建院九十周年发言	/344
幸亏年轻	/349



每天进画室，看见画架和旁边的调色板
颜料摊，就会乖乖走过去，开始工作。

访谈杂录

很多人感觉你近几年来光批评了，这些年你有没有画画？

陈：我一直在画画。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：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，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，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。只要我愤怒一回，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。

你个人仍在寂静之中绘画创作，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拿出来？

陈：为什么要把“寂静”拿出来？

你辞职离开清华时说：“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，体制怎能轻易改！”那种落寞……

陈：没有呀，我写到这里很得意。读不出来么？

那你以后靠卖画为生吗？

注 以上杂录，取自2007年《退步集续编》出版后数家媒体的采访稿，刊物名称多已记不确切，恕不列举了。

陈：我太久前就靠卖画过日子，二十七年前去纽约，每一块钱都靠卖画才会有。

其实你能大胆地辞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

陈：对，有关系。我还有另外拿饭票的路。请媒体探讨辞职的原因，不要渲染我辞职。

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声名之累了，就是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，都有媒体跟着。你好像很讨厌这种状况。

陈：我要是说很讨厌，有点做作，但确实挺打搅的。媒体纵容我，瞎撩拨，但对私人生活有影响，平均每天都会有媒体来找。你得费口舌说，不行啊，没时间——媒体可怜，每天要等米下锅，像我这样的刺头，就老被你们盯上，拽出来，说三道四，然后你们版面也填了，差也交了。

现在说起你的时候总是提到二十年前的《西藏组画》，作为你的代表性作品。你会不会有那种想法，要画出新的东西超越这个作品的影响呢？

陈：以前有过，现在不再这么想了。

为什么？

陈：这是个圈套。你画出所谓成名作，被承认了，就是一套子。

人家提起，你会不自觉拿这个套子套自己，这就是圈套。然后你想超越它，又上了自己的当，又设一圈套。别想这些，往下走就是了。早些年，二十来年前吧，我会想（超越自己）：不服啊！老子得超越啊！现在可不想了。超越又怎样，不超越又怎样？

你有没有自己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？

陈：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媒体老要问这个，我只要活着就好。每天醒来，又是一天——不是理想不理想的问题，而是谢天谢地。你们年轻，不懂。真的，谢天谢地。

你怎么看待孔子所说的“五十知天命”？

陈：孔夫子时代的“天命”，与二十一世纪的“天命”——假如可以称之为“天命”的话——肯定不一样。过了五十岁，我仅知道自己在老下去，还会更老。

* * *

很多人认为当下中国还处于一个常识普及的过程，比如王小波写的很多文字，有人认为你的话仔细来看也是如此。

陈：我说的话连常识都算不上。

你说你“捞过界”，写东西什么也属于玩票性质，但是你捞过界做的那些东西大家都很赞叹，像《退步集》、像你讲鲁迅那些文

章，都说你做得好。

陈：我这是耍猴。人总爱看耍猴嘛。只是耍得多了，就那么点拳脚。我不是不愿意耍来着，得回去睡个午觉再说。学问太少了，太业余了。所以我谈的态度是那种蹭在边上的姿态，并不假定我是对的，只算是有此一说，应该大家都来说呀。

有幸先睹得《退步集续编》文章若干，文字雅达、文风坦荡、文气奇倔，常一语中的、发人深思，你认为这种文字的魅力来源于何处？它与你的绘画之间构成什么关系？

陈：“雅达”、“坦荡”、“奇倔”，别给我这么多好听的。你要是真喜欢我写的文字，就告诉我哪篇、哪一节、哪一句写得还可以。要是你真愿意讨论写作，告诉我哪篇、哪一节、哪一句写得有问题，有错，是什么问题，错在哪里——这才是刺激，是礼物。

绘画也一样。人对我说：画得好啊，我已经不会怎样快乐。要是详细指出哪里好，哪里不好，而且说得精准，我会很感激。你看明清画家题款上写元人怎样，宋人怎样，多么懂啊，多么会说话。现在拿十个博士学位，也写不出那时一行题款。

据我所知，该书中所用到图片资料来源于五十本画册以上，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艺术瑰宝。这也是你的书显著不同的地方，你想让这些艺术图像资料传递出什么信息？

陈：我写一万字，不抵一幅图片的说服力。明代的沈周和达·芬奇生卒年份差不多，唐伯虎和拉斐尔年龄一查对，简直哥俩。我

家里不是档案馆，没藏着珍奇的图片，都是市面上找来的，可是两种图片一并置，你自己瞧瞧，就知道什么是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——注意，是差异，不是高下和对错。

你在这本书（《退步集续编》）的前言里说，给这本书排插图的时候你是有快感的？

陈：我写啊写啊，突然一张图片，你看！我没瞎说，有图为证！从前写小说，写到差不多了，“有诗为证”！我这是玩儿“有图为证”。

你说到插图的时候，提到“并置”，是什么意思？

陈：“并置”可能是“波普”艺术的一个概念：一张毛主席像和五十张毛主席像搁一块儿，视觉冲击力是不一样的。一幅洋画和一幅中国画搁一块儿，搁得巧妙，也会眼前一亮：咦？是这效果！

我们这也属于并置啊！一个老家伙、一个小家伙，一块聊。

我们期望有《退步集三编》的出版，在退步这条路上，你打算走多远？

陈：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，我已经很冒失，走得有点迷路了。但还会瞎走。路不要紧，保持走要紧。

* * *

从网上看到一些反映，大家喜欢你的书，是觉得你说话特别痛